



■讲述

## 回访梁家河

□ 忽培元

梁家河,我曾经的扶贫点,一个小得不能再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拐沟山村。许多年之后的2013年秋末初冬,当我应邀回访它的时候,它早已经被写进一个重要人物的履历表中,成为了一个名留经传的村庄。

陕北延安和榆林,古老的黄河西岸,这片在风雪弥漫中曾被诗人、政治家毛泽东经典地比喻为“原驰蜡象”的神秘而荒寂的黄色土地,随后即成为了世人关注中国革命的一大焦点。然而,之后的沉寂如同火山喷发后的休眠,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像这样偏远闭塞又贫穷原始的小山村,此地不知还分布着多少。小山村的新纪元即从这时候开始。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迎接他们的除了锣鼓喧天、唢呐齐奏的热情,还有呼啸的西北风和凌厉无情的严寒。一路北上,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世界,川道里的溪流冻结成了玉雕般的冰川。路旁的石崖上,悬挂着令人惊异的冰瀑。不通火车,甚至没有轿车。将近3万人,他们乘坐着几十辆敞篷大卡车从西安出发,一路浩浩荡荡,歌声不断,笑声不断地向着黄土高原深处那向往已久的圣地进发。等到了延安城,许多人的双手双脚都已冻僵,但是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大伙的热情空前高涨。加之到了延安,望到了宝塔山,涉过了延河水,受到了热情洋溢的夹道欢迎。向老区人民学习!向老区人民致敬!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英俊而沉默寡言的他,高高的个子,立在一辆车上,眼圈也是红红的,显然同样被老区人民的热情深深感动了。车过甘泉,他想象着父亲时常讲述的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的情形,便暂时地忘记了心中的忧虑。到了延川县城,又换上了马车,到了文安驿公社,又换上了毛驴车。仔细看,赶车的老支书就像信天游中唱的那样,身穿光板老羊皮袄,头上笼着脏兮兮的羊毡子手巾,黄土一样颜色的脸上,密集的皱纹就像那山坡山岭上的沟壑一般苍凉深刻。“娃娃们,天不早了,赶紧上车,咱还有十来里路哩。”听着这亲切的话语,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亲

近,感到自己的双脚离这黄色的土地是越来越接近。川道里刮来一阵猛烈的寒风,那风头就像锥子一样,一下就刺透了他的全身。别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头上戴着大皮帽子,惟独他没戴帽子,还穿着单薄的棉衣。刺骨的严寒使他浑身发抖,不由得缩作一团。他紧紧地搂着自己那只木箱,这才意识到生活的教科书竟是这样的无情。越往背阳的山沟深处行进,气温也就越低。他开始感到周身麻木。老支书见状,硬是解开皮袄把他紧紧地搂在了怀里。那烟草混合着汗腥和黄土的气息,从此,便成为了他记忆中最感人的气味。

驴车离开川道的公路拐进沟道,又从沟道转进更细小的拐山渠里。他想象着,在这荒寒的天地之间,驴车就像一只沿着一棵大树的枝杈行进的蚂蚁。直至沟渠狭窄得再也无法前进时,名叫梁家河其实并没有河的村庄才算到了。掌灯时分进庄,他抬头望望巴掌天空的几颗冷冷的星星,突然感到自己被强烈的寂寞和失望紧紧包围了。第二天他才看清,几十户人家,十几孔土窑洞再加上几孔接口石窑,散落在沟渠崖畔。全村几乎没有一片可以用来耕种的平坦土地。人畜饮水要到深沟里去担,而种地又要爬上高高的山崩山梁。他不久就意识到,酷旱与生产力的原始低下,像两条绳索,捆绑困扰着人们的身躯。那时候的梁家河,它的贫穷与偏远是显而易见的,但却因了这些北京娃娃的到来,又命中注定了这里以后将要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就像当年杨家岭或是枣园村那样令人感觉自豪而神奇。

静夜之中,梁家河村这一孔隐没在黄土沟渠深处的同样是冬暖夏凉的窑洞仍亮着灯光。同伴们都睡下了,他照例伏在炕头的木箱上看着笔记。那木箱还是当年父亲装文件和书籍用的,从延安带到西安,又从西安带到北京。如今千里迢迢从北京随他而来,里面装满了他心爱的书籍。静夜之中,这木箱、油灯和伏在木箱上读书的少年的身影并不被人们留意。但是40多年后,这情景却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窑洞、木箱,火光与灯光,在暗夜之中呈现,总是那样令人感到亲切振奋。从井冈山火光到延

安窑洞的灯光,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民族智慧聚集照亮前途的灵光酝酿,是振兴中华雷鸣电闪的能量聚集。而这样的震撼,往往在常人浑然不觉中发生。因此当年谁也不曾留意,白日同农民们一同劳动一整天,夜里当全村人都已安眠,惟独他还盘腿坐在这窑洞土炕的油灯下苦读沉思。昏暗的灯光把英俊少年的身影投在窑墙上,他显得高大了许多。他是消瘦而忧虑的。一场大病过后,显得十分虚弱。

他来到这里插队,并不像许多人那样是唱着跳着,或是当众讲着“扎根一辈子”的豪言壮语来的。他是黑五类子弟,父亲是有严重问题的“走资派”,眼下仍被单身监禁着。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父亲,思念时总也想不清楚他的面容。条件好一些的川道村庄轮不上他。这里到公社要走大半天,进一趟县城,来回得两三天。然而他不能不时常给母亲写信,也不能不购买生活的必需品。还有,就是到书店买书,到县文化馆的阅览室翻阅报纸杂志。因此他的鞋底子早已磨穿,不得不垫上纸片走路。说真的,他起初并不安心在这拐沟队里受罪。每天晚上虱子跳蚤咬得人睡不着,白天从早到晚在山里劳动累个半死,回来两顿饭吃的糠窝头,扎着喉咙难以下咽。睡觉、劳动、吃饭,竟然成了许多人插队难以闯过的三关。这三关就像是老天故意设下的拦路虎、下马威。起初他实在受不了,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被生活的激流推到岸边搁浅的小舟,甚至想着要擅自离开……但是他被陕北农民的宽厚真诚和质朴无华的行感动了。吃着村里人家的饭食,穿着房东大娘做的纳纳鞋,还有老支书慈父一样的关怀,他再也不敢想着离开。他想起了父亲时常的教诲:在人民群众中最安全,为群众做事最幸福。他暗暗下决心要留下来干点事情。他想着要改变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首先想到了打坝修地,随即又想到了搞沼气解决农民烧火点灯问题。这是这个小村几十年几百年间没人敢想的事情,而他却想得十分认真。他默默地在心中构想着蓝图,甚至兴奋得彻夜难眠。他夜里做梦,再也不感到自己是被搁浅

的小舟,而是黄河上一只即将搏击风浪的羊皮筏子!于是少年的心中有了生活的航标。他像父亲当年一样,在这远离都市文明的土窑洞中,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奋斗。于是人们看见这个态度和蔼、举止沉稳的少年,就像真正的陕北农民一样,平日劳动生活中有了歌声和笑容。忠厚踏实,只敢说,就像黄牛的品质,农民们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成了人们眼中的好后进生。村里的婆姨女人们瞅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爱慕。老支书更是把他当成了宝贝,精心地培养着自己的接班人。

春天走了,秋天又来,夏天去了,冬天复至。窑洞的灯光灭了又亮了,窑墙上的影子出现又消失。日子一天天地流过去,他的感情与心思也一天天地沉下来。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把这个穷困的小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经过连年累月的磨炼,他终于同乡亲们完全地融为一体。他到公社、县上开会办事,人们看不出他是北京插队知青了,以为是当地谁家的好后进生。是的,黧黑的肤色,宽阔有力的臂膀,因奋力劳动而开始有些弯曲的四肢,再加上并不自觉的口音的变化,还有那地道的青年农民的衣着,甚至包括眼神与姿态……他完全是一个当地人羡慕的足劲好生。他呢,也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人们,爱上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同村里年轻人情同手足,把村里所有人家的事情都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甚至连过年都舍不得离开。他感到自己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朝夕相处,同甘共苦,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他再也不愿意离开梁家河,不说扎根却胜似扎根。于是,他入了党,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县里面一同来的那些当众宣布过要扎根一辈子的人陆续离开了,他仍然默默地坚守着,成为远近闻名的真正带领着全村人摆脱贫穷的带头人。

他带领大伙在村子前沟打了连环坝,整出了几百亩的川水地。他带领大伙给家家户户搞起了沼气,解决了烧火、点灯的问题。他还带领社员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种了许多的树,有苹果树、梨树、枣树和花椒树。春天满村是花,秋天果子飘香。村子的面貌在一点一点地变化,他的思想感情也在一步一步地升华。他的脸上既有农民那样欣慰的笑容,又有自己独有的深沉的思虑。他由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辛劳中体会到了生活的要义。村子里还没有通电通路。天旱的时候,需要用柴油机带动水泵抽出坝里的水灌溉庄稼。秋天送公粮还需要人们汗流浹背地拉着架子车……大热的天,他穿着背心高挽裤腿弯腰发动柴油机的时候,心中还想着为村里通电修路的问题。县广播站的记者这时来采访,就为他抓拍下了一张照片。几十年后他自己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可乡亲们还完好地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人们把它放大了挂在他住过的窑墙上。还有他当年带领支部一班人规划建设沼气的情形,当时被村里的民办教师画成了彩色壁画,如今竟然还在村中清晰地呈现着。还有他上学临走时同人们的合影,也都悬挂在墙上。

离开的时刻是痛苦的,他这才体会到了什么是依依惜别。那时经过努力,村子里已经通了

电,也修了一条能够行走手扶拖拉机的道路。县里以先进知青的名誉破格推荐他上清华大学。临别的那天晚上,他心情沉重地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支部大会。把他自己想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作了周全的安排和叮嘱,最后指定由年轻有朝气的石春阳代理村支部书记。说完了这句话,大伙都不做声。他发现大伙的眼里都闪着泪光,顿时鼻子一酸,自己的眼前也模糊了。

整整7个春秋,梁家河的小米南瓜和烈日严寒,终于把一个文弱的少年养育锻炼成一条思想成熟、意志坚强的陕北汉子。他感谢梁家河,感谢延安和陕北。在这小小的山庄,他不仅读完了父亲推荐给他的那一箱子经典书籍,更精读了“社会实践”这本大书却是更加深刻丰富的大书。此时此刻,当他伸出那满是老茧的手同人们一一握别,他实在是恋恋不舍呀。第二天,告别的时刻,坚强的汉子哭了,全村人都都哭了。老支书久久地拉住他的手不愿意松开。他也舍不得松开呀。他心里对自己说:今生今世,无论走到哪里,你同这个村庄的深情永远不能割舍。

眼下,当人们走进这孔窑洞,望着那张悬挂在窑墙上的离别时的合影,仿佛又看到了那感人至深的一幕。坚强的汉子,他同这个养育了自己更是锻炼了自己的生活熔炉般的村子的深情,他的整整7年的艰辛而多彩的青春年华,依然随着人们的记忆而铭记在这里。人们还把他离开后陆续写给村民的信,把他1992年回来探望乡亲们的照片,包括他引用的诗人贺敬之《回延安》的诗句和感人肺腑的话语,都书写放大了悬挂在村部的墙上。他住过的窑洞成了村里人的自豪和骄傲。已经80多岁的房东吕能有老汉终日守在窑门口义务为人们讲述往事……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这里起步成长的少年,日后成为了一位对国家民族有担当有贡献的杰出人物。他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知识青年插队锻炼的收获。作为两万多名北京插队知青中的一员,他成为了知青群体的骄傲,更是延安人民的骄傲。

笔者当年也曾经有幸在陕北农村插队并担任村支部书记,此后又在延安工作多年。多年前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遥远的电话,是他熟悉的声音。他亲切地唤着我的名字,语音依旧是那样的和气温和。他说:“培元,有事请你帮我办理,就是我们梁家河扶贫的事,村里时常为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找我,我看你还是把我们梁家河村当成扶贫的承包村吧。全面地做规划,从根本上统筹解决长远致富和发展问题。”“好吧!我一定办好!”我痛快地答应了,此后一包就是4年。我同村干部们一道,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做了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并同村民们一同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加以实施……我这次回访,就是应老支书和村干部们的邀请而来。柏油路一直通到村子里。看到如今富裕文明的村貌,我感到了由衷的欣慰。我想告诉当年那位励精图治的英俊少年,从前那个初步变了面貌的你们的梁家河又上了一个发展的台阶,一个富裕文明的美丽乡村呈现在世人面前。乡亲们都盼望你再回来看看,看看山村的巨变,看看人们的生活,你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 行走

# 碎片里的云南影像

□ 高艳国

1 今夜,丽江终于在我眼前绽放。在一条一条小巷里游荡,尽管噪杂绕耳,却也时常在某个拐弯处有扑面的惊喜:随意的桥、流动的水、高挂的大红灯笼、韵味耐嚼的布衣铃声、拽住你脚步的丽江小吃、冷不丁跑进耳朵的鼓声、忍不住多看两眼的东巴文字……

柔软的光,铺在丽江古城临街的木桌上。片刻,4碗正宗的蒙自过桥米线端了上来。这哪是碗啊,分明是盆。调料很多,一股脑儿全倒进去,再把柔滑的米线浸入,放点辣子。先来两勺汤,清;再来一柱米线,嫩。不知不觉,这盆见了底。

诗人鲁若迪基开车有点累了。4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他的家果流山庄。他妹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早早在此迎候的还有小凉山诗群的6位诗人。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鲁若迪基的母亲,她会唱的民歌如星星一样多。她走过的地方,草都会俯下身来倾听。诗人于坚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下见到这位母亲时的感觉:大地沉了一下。我感受到了。

2 沿着金沙江,我们继续向泸沽湖方向行进。鲁若迪基的车技不错,普通话却有点差。一路上的话,我听懂了百分之九十吧。山路十八弯。透过车窗,看见路边有零星的木楞子房。院子里,一个孩子,袒露的肚皮白白的。对坐的一对夫妻,轮流吸着长

杆烟,好像天上的白云都是他们呼出来的。在恍惚、颠簸、朦胧的睡意中,听到鲁若迪基大声喊道:“看,泸沽湖!”抬头,睁开的双眼便被一片绿冷不丁扎得痛了一下。这水怎么这么绿啊?绿得让大地无言、天空无言、诗人无言。瞬间天地诸神哑口无言,只让这绿,开口说着泸沽湖的前世今生……

临湖而居,入住摩梭园。在阳台上,品着台湾老茶,品着近在眼前无法言说的泸沽湖。在这里,泸沽湖的人们都知道鲁若迪基是个很棒的诗人。沾了诗人的好名声,主人特意安排在祖母房里食用晚餐。第一次在摩梭人的祖母房里吃饭,除了美酒佳肴,还有一屋子的惊奇留在记忆里咀嚼。夕阳里,环湖走。一阵微风,抬脚走进柒梅拉岗。店主是一位摩梭女孩,经营披肩和印度香。她笑说:“我这个店,男人一般不进来。”搭山中,我们选了9种印度香,两个香盘。邀店主去喝茶,几番推辞,她终于和我们一起到了茶吧里。了解了诸多儿国的风情后,本想约她“走婚”的诗人,却在她的陪同下又走了一趟湖……

坐船去里务比岛。本来乘坐6到8个人的船,只坐了我们4位。船主是位摩梭小伙,黑黝黝的,结结实实的模样。只坐4位船客,他不高兴呢,板着脸嘟囔道:“划船,靠惯性和重量。重量不够,我没感觉。没感觉,有意思吗?肯定没意思,没意思啊!”说着,有力气无气地划开了。有诗人说道:“摩梭小伙划船都靠感觉,诗人写诗呢?”

登上里务比岛,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里务比寺。敬香,叩头;捐功德,转经筒。在祈福台上,诗人桑恒昌写下3行诗:“风铃鸣响/祈福的钟/天下安康!”短短的话,却道出了

满满的祝福。

返程时,泸沽湖上的风浪不知来由地大了。年轻的祝说:“走不了啦,等救兵吧!”半个小时后,对面码头迎风驶来一只船,船上7位摩梭女服饰妆扮的女人谈笑风生,漠视着让人胆战的风大浪急。登岸后,其中的一位上了我们的船。走喽!湖中心风浪最大,船主两人划得最用力,那女人嘴里不时发出“噫—噫—噫—”的声音,急促,有力。让人听了激动,安定。

“站立的树/某个早晨醒来/被掏空了心/成了喂猪的槽/一场大水/把一切卷走/只有喂猪的女人/猪槽里逃生//如今/猪槽船静静地泊在/泸沽湖畔/等待着远道而来的人/小心翼翼地上去/再划向传说的源头。”这是鲁若迪基的诗歌《猪槽船》。诗中的那条猪槽船,就在泸沽湖畔。

里格村,泸沽湖畔一个漂亮的小村庄,依山建,临湖居,诗情画意,世外桃源。登上里格半岛,不管身处哪里,都被泸沽湖的神秘绿色包围着。远处的斯布炯神山,是鲁若迪基心中的圣山。喜欢登山的他,在泸沽湖工作两年,却未曾攀登过。他说:“我不想玷污了她的纯洁……”

沿着泸沽湖,我们开始了近百里路程的环湖游。这期间,我们横跨云南、四川两省,观草海,踏走婚桥,从不同的角度,品味着泸沽湖的美。泸沽湖,摩梭人的母亲湖。鲁若迪基在《泸沽湖》一诗中这样写道:“这就是泸沽湖/这里的水深不可测/水性再好的男人/也难以洞悉”。

在祖母房最后的一顿晚饭,我们打开了酒量,喝出了山东人的豪爽。仗着酒胆,在泸沽湖畔,诗人们骑开了双人自行车。夜色中,自然不会平平仄仄,有的只是歪歪斜斜。有人开玩笑:“掉进泸沽湖,才算是真正的‘湿人’啊!”于是,在接下来的梦里乡,果然有诗人在泸沽湖畅游了一番,不是五次三番……

晨曦里,摩梭民俗博物馆宁静且神秘。那些物件、衣饰,好像隐藏着什么,传说着什么;那些文字、符号,好像记录着什么,传承着什么。在祖母房里再次合影留念后,鲁若迪基发动了车。打开车窗,我没有和泸沽湖说再见。空空的我知道,她已留下我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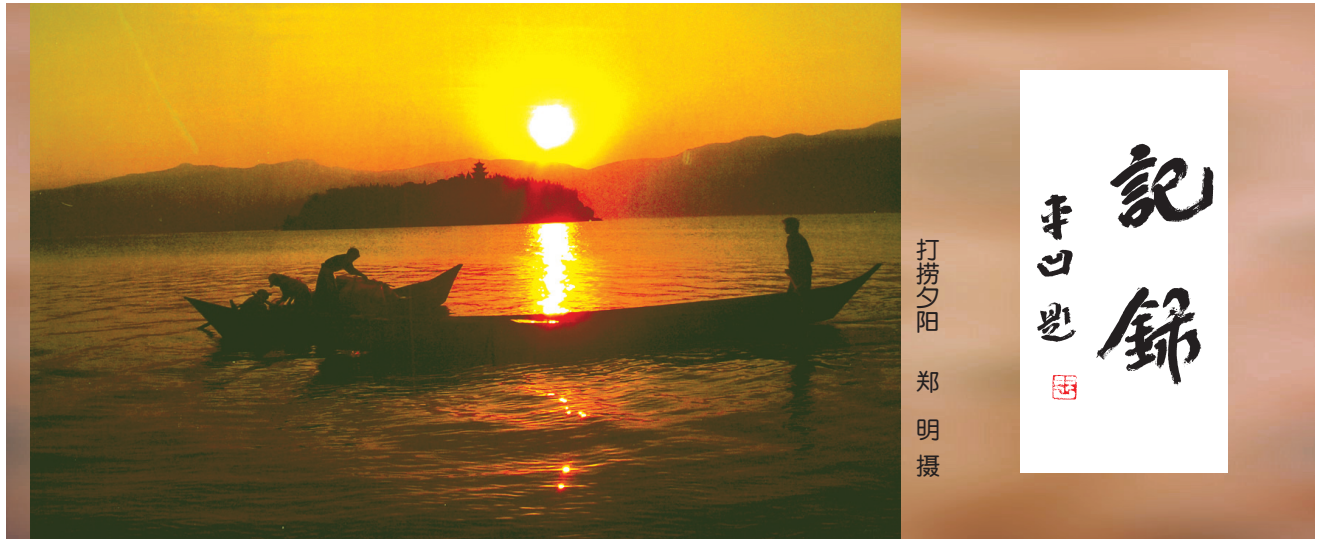
3 泸沽湖到丽江,4个小时的路程。好在有鲁若迪基大声朗诵的《小凉山》,单调的行程才有了缤纷诗意:“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我闭上眼/它就天黑了//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声音那么大/刚好可以翻过山/应答母亲的呼唤//小凉山很小/只有针眼那么大/我的诗常常穿过它/缝补一件件母亲的衣裳//小凉山很小/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在外的时候/我总是把手放在别人的眼前……”

和鲁若迪基离别后,竟有些许伤感漫上心头。而另一种时间的慢,加上晚点,从丽江开往大理的这趟绿皮火车,像农家大伯,一路在隧道里溜溜达达,三个半小时后,终于气喘吁吁地到了大理。大家上午赶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中午又未休息,多少有点高原反应了。好在这趟慢车如摇篮,诗人们如孩子般在梦里小憩了片刻。

相对于丽江古城的燥,大理古城多少有点凉,除了洱海在北的原因,五百年的文化历史也是它润的底气所在吧?漫步古城,忽然间,就淅淅沥沥地地下起雨来。我们在一家玉石店内躲雨,和年轻的店主聊起玉米。倾刻,雨停了,玉的话题亦戛然而止。走吧,让诗人的脚步,在雨后的大理古城丈量出些许诗意。

舌尖的味蕾在“私家厨房”门前绽放。店主不光厨艺好,还有文化,看门口那副对联:“尽兴酣饭菜亦香酒亦纯今买醉宴语坊不仙也仙,欢声笑语侃大山聊趣闻雅俗相叙人同事不乐也乐。”

苍山瑞雪留人要佳句,洱海明月伴客须好诗。大理的张家花园果然厉害,富丽不说,华贵不说,繁锦不说,单说那绘



打撈夕陽 郑明 摄

画、那书法、那雕刻,就知道了这张氏在大理曾何等得了!家有万贯,更有诗书。进得大门,影壁上“百忍家风”4个大字就一下子把我钉在那里。不经营难,不历风雨,怎会有这触及灵魂的教训啊!

背依苍山,面朝洱海,大理的崇圣寺绝对是拥有了山水之灵气,才导致了曾经有9位大理国王在此出家修行。三塔因地震有些倾斜了,聚影池也因忽来的雨模糊了,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诗人的游兴。导游问:“永镇山川”这4个大字,在地震中只有一个字没有被震掉,猜猜是哪个?”朋友猜“永”,我猜“镇”……

到了双廊古镇,驾车一路绕着洱海走,抬头是苍山绵绵,低头是洱海涟涟。刚刚下过一场雨,天地间清爽无比。一大朵白云在墨色苍山腰间留恋徘徊,相影的影子泊在水面上,那模样让人怜不得,悯不得。诗人们大呼小叫,下车拍照。上车来,细细端详,品头论足。不知这一朵白云,又让诗人发出多少情思和浪漫。

高高的山顶上,就是暖暖花园。房子三层,院落不大,布置环保,亦很时尚。门口整齐堆放的木材,石壁上悬挂的木窗,吃搭伙饭的通告,拼车去丽江的信息,前台对面木脚脚上拴着的狗狗,在吧台边招呼客人边做按摩的老板……这一切,让人身上暖暖的,心里暖暖的,梦里暖暖的。

我的房间在二楼,视野开阔。懒在床上翻书,抬头看到的就是洱海。房间的书柜里有20多本书。翻看《云南可爱的地方》这本书,终于知道了洱海弓鱼的来历:由于它能跃出水面,形状如弓,因此得名。

洱海东岸,灯火辉煌,有了时尚感。路过酒吧,一名歌手在麦克风前忧郁地唱着,歌声使夜晚更加苍凉。

漫步洱海边,忽然发现海面上有渔翁,两个黑影在忙碌着什么。杨三哥悄悄地说:“偷鱼的。”再往前走,又见一束光摇摆,抖动。近了看,一女子在水盆里翻检着什么。我们的脚步惊了人。三哥下去,那女子看清是他,露出了笑容。我好奇:“阿婆,您在捡什么?”三哥笑:“哪里是阿婆,是阿妹!”又悄悄说:“偷虾的阿妹……”

黑夜走路你要大声歌唱,作家李娟的经验在双廊可不行。双廊镇的5个村庄,密密挤在一起,麻麻扎成一堆。巷子极窄,又深,夜行需要屏住呼吸,怕踩了夜的尾巴。一脚跌在灯光里,那是一家客栈;一脚跌在夜色里,刚想说话,一丝光线泻出来,门开了,一幼儿冲街上撒尿,末了朝你笑着抖抖。大家躲避,哄堂大笑的间隙里,门关闭,夜更黑了。

窄窄的小巷里,拐个弯就是双廊中药世家御足堂。进门迎接你的是一腔炉火的温暖。身着白族服饰的堂主是第三代传人,6岁开始学中医,白天在镇医院上班,晚上打理御足堂。很有范地随手搭脉,便脱口说出潜伏在你身上的疾病。

暖暖花园已无早餐。年轻的旅伴们出去寻找自己的风景了。出门时,个子不高的一个女孩搬着自行车下山坡,随着我们一起就餐。戴一副眼镜、削瘦的她很快吃完了一碗米线。接下来,让我不安的是,她点燃了一支香烟,惬意地吸,又惬意地吐出。闭上的双眼,让人看不清她的忧愁抑或欢喜。

总在身边环绕,让你如何离得开洱海?这样走着,渔舟、白云、飞鸟不时撞进视线里,直到小普陀亭亭玉立遮蔽了它们,朋友才停车。站在湖边,看如此玲珑、如此小巧、如此孤单,如此飘零的小普陀,竟不忍心去踏足。传说它是玉皇大帝掉到洱海里的一枚印章,但我更愿意它是苍山流下的一滴泪,晨钟暮鼓撞不碎的是它的冰清玉洁。

此刻,大理古城红龙井酒吧一条街,歌声盈耳,密语绕心。我们一行四人坐在梦回南诏的二楼上,一壶普洱老茶,洗着心。在书架上取了诗人于坚的《便条集》,漂亮的口袋书。随手翻,其中有首诗这样写道:“苍山中和寺/向僧人吩咐午饭/影子刚刚落在梅花中/一壶菊花茶已经彻米。”此景此情,读来韵味十足。

4 早餐依旧是在阿兰早点。每人又喝了一碗豌豆粥。口有余香,我们知足地告别古城大理,向昆明方向前进。一路上,有窗外的如画风景,有诗人的妙语连珠,3个多小时的路程,仿佛一支山歌未唱完,我们就触摸到了昆明热情的温度。

一代枭雄吴三桂,中国第一大古代铜殿,双重诱惑,加上距离飞机起飞还有3个小时,诗人们的脚步片刻便踏上了金殿。导游很年轻,但关于吴三桂,关于陈圆圆,关于金戈铁马、关于君臣较量、关于文武大帝,都在她的舌尖上生动地呈现着。金殿四周的城墙是历史的活页。

云南7日,搜书7册:鲁若迪基的《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拉木·嘎吐萨的《梦幻泸沽湖》,大蕃茄传媒公司的《丽江的柔软时光》,宋兆麟的《走婚的人们》,张扬的《乡村画报——双廊双廊》。在书房里,我把碎片里的云南影像拼接成一幅幅照片,安放在记忆的镜框里,让它一次次清晰着我心灵的脚步……